

非常时期的非常人物
必有其非常心理！

弓艳 著

非常 禁区

钟南山院士慨然作序，
真情推荐！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非常禁区

弓艳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非常禁区 / 弓艳著. —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033-2043-9

I. 非… II. 弓…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0337 号

书名: 非常禁区

作 者: 弓 艳

责任编辑: 李丹阳

装帧设计: 晓笛书籍设计工作室 龙丹彤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010)66531659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9.875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33-2043-9

定 价: 22.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作者简介

弓艳，陕西宝鸡人，军事学硕士。

先后在第四军医大学、南京政治学院就读，担任过解放军总医院附属二院护士、政治部干事、南京政治学院研究生队见习副政委。

2003年3月，曾于北京爆发非典疫情的最早期在抗非一线连续奋战了六十多天，作为一名优秀的医务人员，救治过近百名非典患者。紧张工作的同时，还在隔离区里写出了《战地日记》、《抗非生死线》等多部优秀作品。报告文学《在白色禁区的日子》于2003年5月31日在《解放军报》刊载后被多家报刊转载，在军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同年，《在白色禁区的日子》荣获“全军抗非题材优秀作品奖”。在南京政治学院学习期间，主编了该院历史上第一本学员散文集。

迄今已发表近四十万字的散文、评论和报告文学。

《非常禁区》是弓艳为纪念非典这一历史性事件而创作的长篇小说，得到了钟南山院士的关注与鼎力支持！



生命的可贵

在于生命本应该得到的幸福，

而在现实生活中，

生命遍体鳞伤，

所得不到的那一切，

正是作品应该留下的。



序

钟山

由于工作太忙，已很少有时间读文学作品了，军旅文学尤其少。当翻开《非常禁区》，极平凡而普通的人类情感被作者用诗一般行云流水的语言娓娓道出时，我的阅读渐渐转化为聆听，它丰富的弦外之音和象外之音似乎带着某种暗示，传达着弓艳这位年轻的军人作家经过一场战争洗礼后的忧患和哲思，给读者留存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作品中人物在生与死的搏击、人性与非人性的碰撞、自我价值的实现与骤跌中，似曾相识地一一出现在我面前，我无法再把自己当成一个局外人，我热切地跟他们握手、与他们对话，被军人们身上自然流露出的奉献情怀深深感动。

文学创作与搞学术研究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要产生出原创性和独特性的思想成果来。作者采取写实与写意的交错手法，无论是宏观视角上对突发事件的理性判断，还是连着皮带着肉，近乎疼痛地对人性本质进行的拷问，都突破了对事物表象的浅尝辄止。抗击非典是一场世纪初的特殊战斗，寻常的生活准则和价值取向此时并不适用，只有认识到这点，才有可能找到小说创作的最佳角度。

我十分赞同作者的观点，医务工作者的人文素养与是否对病人怀着痛彻心扉的怜悯心之间有着莫大的关联。现代医学模式已经转向要对病人进

行生理和心理全方位的治疗护理,病人潜在的心理问题日益凸显。精神世界里的思维活动决定着人的需求各有不同,如果不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我们接收和感应不到来自病人心海的消息,眼里的病人不是苦难的,等待救助的,而是又脏又臭,甚至是让人嫌恶的,那又如何与病人沟通展开心灵的对话?从这个层面讲,一个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必须具有对美的感知力、艺术的头脑和开阔的人文视野,才能对病人的痛苦感同身受,产生亲切的理解,感性丰富了,理性和智性才能使医术更加精进。否则,就会跟一个只掌握了修理技术的技工没什么两样了,只会把病人当成物理个体,而非带有情感的生命个体。

我一直跟身边的年轻医生讲,要保持一份对生活的热爱,人的内心才会丰富平和,才能学会感恩,学会体谅,学会负起责任来。多少年来,音乐和体育一直是我工作之余的最爱。记得那是一九七三年吧,我带着一些医务人员到乡下去帮那些家庭贫困的农民看病,农村条件特别艰苦,又赶上除夕,大家的情绪都受到了影响。我就把所有人都聚在了一起,搞了个小型的歌舞晚会,还教同志们唱了一首《建筑工人之歌》,这首歌的歌词很精彩:“我们一生走遍四方,从那边疆走到边疆,我们一生走遍四方,辽阔的土地万里无际,都是我们的家乡。住的是帐篷和土房,冒着山野的风霜;一旦盖好了高楼大厦,我们又换了一个地方;身前就是无边的原野,身后就是崭新的厂房;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战斗地奔向远方……”这首歌立刻给大家力量,每个人都受到了震动。音乐可以抚慰心灵,体育可以锻炼意志,直到现在我还是保持着这种永远向前看的精神力量。

非典并没有渐行渐远,一个轻易忘记过去的民族,一定不会具有美好的未来。作为一场战争的亲历者,弓艳责无旁贷地把那段历史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了下来,提示着大家非典不应该被简单化,更不能被遗忘掉。相反,它去得越久,留给人们的思考就应该越多。



我的家乡在福建，福建武夷山有一种珍贵的茶树叫“大红袍”，孤独地生长在荒蛮与险要的悬崖峭壁之上，吸纳着天地间灵气，所以才成就了它与众不同的品质。我祝愿弓艳像她作品中所写到的那样用一颗安静的童心，不会长大的眼睛继续写作。祝愿她像家乡的茶树一样，在枝繁叶茂的茶林中，在文学创作的广袤土地上永吐特别的芬芳。

2007年4月20日

于广州



引子

二〇〇二年最后那场雪下得很大，却落雪无痕。气象学家说，今年冬天是个暖冬，由于污染严重，能源浪费，全球气候日渐变暖，所以雪化得很快。

那场春雪下过后，就进入了羊年。

都说羊年冬天出生的人命苦，没有草吃，那是以前的事了，以后，冬天气温回暖，四季都有草吃。北京每年的这个时候，沙尘暴就铺天盖地地朝姑娘们的纱巾卷过来了，可今年，天气一反常态，除了变得潮湿温暖，沙尘竟没了踪影。这好天气，不由得使人心情也跟着晴好了许多。

这反常的暖冬，后来被证明了果然不是一件好事。病菌容易衍化变异，流感往往在这种条件下爆发。道理是这样没错，话也这样说了，可今春这疾风骤雨之前的宁静，却没有被任何一位观察家或预言家提前告之，瘟疫，可怕的瘟疫正潜伏在南方的某个城市，准备择良机而出。

古时瘟疫来前，或是天象，或是地貌，再或是大自然给人以某种警示的信息，而此时，人们依旧照常起床、晨练、上班、下馆子、看电影约会……一切都是那么规律，正常。

路上，是雨雪天气过后的泥泞，泥泞的雪路却没有影响人们谈论战争的热情。路上，开着汽车，骑着摩托车，推着自行车的，谈的全是中东的战事。萨达姆和布什的出镜率，位居所有媒体的榜首，这两个人，成了二〇〇三年初当之无愧的大明星。

就在人们纷纷猜测到底布什会丢脸，还是萨达姆会倒霉的当间儿，却

没有人意识到，另外一个家伙，它也姓“萨”，正悄悄地在中国大地上拉起了另一场战争的帷幕。它，选择了一个非常利于行动的时机。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伴随共和国的诞生、发展和繁荣，高扬团结民主的旗帜，人民政协迎来又一个历史性时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政协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提出：中共十六大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伟大进军的征程。人民政协要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努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满怀信心地表示：党的十六大制定了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迈上新的辉煌征程。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中国人民胜利前进的步伐。展望祖国未来，前景无限美好。出席会议的2916名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在朱镕基总理的报告结束时，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表达对即将结束任期的这一届政府的赞许和肯定。作为5年一次的换届大会，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备受海内外关注。近2000名中外记者采访报道了大会开幕的盛况。

在这片繁华景象中，只有一个地方，潜伏着轻微的骚动，某种不确定的消息时有传来，在那里工作的人，在难以言说的不安当中，焦躁着。难言，是因为它似有似无，隐隐地存在着，是潜意识？或者职业的本能带来的直觉？说出来吧，又显得有些无厘头，小题大做了。

这个地方，就是医院。

手机上的号码是陌生的，我的不安就因为突然接到的这条信息：“婴儿，我是国平，请帮我买两箱板蓝根和五十盒胸腺五肽，速用快件寄来，钱我已寄出，收到后回复！急！！！”

国平是我军医大学的同学，毕业后去了广州，五年来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只在校友录上遇见过几次，他也在呼吸科当医生，难道国平改行卖药



了，不至于吧？广州会买不到这么常见的药吗？不管什么原因，终归是同学，人家张了口，忙是一定要帮的。

药品寄出后不到一周，我就听到了广州流行“怪病”的说法。

在这个“谣言”化了的故事中，几乎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根本的事实是什么，或者根本不知道是否有事实根据。信息化时代的先进传播工具，手机、互联网、报纸、飞机……使关于“怪病”的传言插上了翅膀，到处乱飞，就像远在中东的伊拉克战场，美伊双方不停地传播着对敌不利的有害信息，谣言，谣言式的新闻，抛出舆论炸弹的新闻发言人……使这场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愈演愈烈。

有媒体人称，“传言”是非典到来前，有人坐在火山口上的呐喊，如今回想起来，这个比喻似乎并不过分。庞贝古城要是也能那么幸运地听到呐喊，就不会在毫无知觉的状况下，被火山的岩浆和灰烬湮没了。

人们对于信息的反应是有选择性的，一点儿都不知道的时候，没人害怕，无知就无畏。全知道了也不害怕，心里有数了就对症下药呗，怕的就是那些似是而非、混淆视听的东西。

带着隐隐的、莫名其妙又挥之不去的焦躁，跟往常一样，闹钟一响，我起床，开音乐，洗漱，拍上爽肤水，擦完润肤乳，扎好马尾，没有吃早餐就走出宿舍，把门带上，去呼吸科上班。

我喜欢睡懒觉，可这份职业却不允许我赖床，我只好跟早饭要时间，长此以往，就养成了不吃早饭的习惯，虽然起得比别人晚，可到科里上班却没有迟到过。

呼吸科病房早交班的位置，基本上是按大家抵达科室的时间顺序，从里到外，固定下来的。走进医生办公室的门，我挨戴护士长坐下来，问问值班护士，我的病人夜里的情况，翻翻交班记录本，我师傅徐平就边系扣子边走进来了，然后坐在靠门最近，离科主任诸葛云天最远的那个位置上。

呼吸科主任诸葛云天最近变得特别忙，常常查病人时，一个电话就被叫走了，以前一周开一次的例会，现在变成了一周两次、三次，每天一次、两次、三次……这在以前可是没有的事儿，对诸葛云天来说，天大的事儿，都没有病人的事儿重要。

往常，诸葛云天的习惯是，坐定后拿起当天的早报开始翻，等个差不



多五六分钟，人都到齐了，诸葛云天就把目光锁定在值班护士的脸上，点个头，早交班就开始了。夜里收了几个病人、病危病重的是哪几个、情况稳不稳定、有没有发烧的、病人是不是全都在位……基本上就这些内容。报告完了，诸葛云天把当天的重点工作布置一下，戴护士长再补充两句，早交班就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始。

可今天，诸葛云天坐下来后，就只是坐着，眉眼皱在了一起，表情十分凝重。他最喜欢看的《新视野早报》，失宠地躺在一大堆报纸中间，只露出红红的报头。

都是近来“怪病”的传言给闹的，传言不被澄清，议论和猜测就不会停止，在这所军队三级甲等医院的呼吸科里，每个人都表现出肾上腺激素分泌过多的症候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慌和焦虑，就连最沉得住气的诸葛云天，也不如往日淡定了。

诸葛云天，全国著名的呼吸病学专家，全军呼吸病学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精通各种呼吸道疾病的治疗，我上军医大学时就知道这个人，因为我们内科教材上呼吸病学这一章，就是诸葛云天主编的。在学术界，谁会不知道自己本专业响当当的人物？没想到的是，我竟然成了诸葛云天的兵。

不了解诸葛云天的人，都说他是个怪人。

怎么怪了？

诸葛云天的经历，用个不合适的词形容叫“中西合璧”，他在大西北当过工程兵、卫生兵，考上大学当了军医后，上过战场，做过访问学者，到英国皇家医学院喝了两年洋墨水。诸葛云天的经历就跟他们家里的布局一样，左边两间房子是西洋风格，女儿叶子的杰作，右边两间是诸葛云天自己布置的，基本上没有落脚的地儿，除了书就是笔墨纸砚和陶瓷绘画，看得出主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其实家里真正主事儿的，是诸葛云天的老伴儿郭阿姨，郭阿姨认为，这个家在自己的操持下，还算民主和团结。

都以为诸葛云天从英国这一回来，怎么都得算一“海归”了，不管是老“海归”还是年轻“海归”，那多少得沾点西方浪漫主义的边儿吧，可诸葛云天的做派却还是“土鳖”那一套，自由和民主，对他一点儿作用都没起。相反，经过一番比较之后，他认定中国只能走自己特色的发展之路，而



自己只能回国才有发展。西方的东西不是一点没学，诸葛云天也承认不能全盘否定，比如美国西点那一套，诸葛云天说起来就很是赞赏，非但不排斥，科里搞教育时，他还常常把“国家、荣誉、责任”挂在嘴上说道说道。

老诸葛是个奇人。

怎么奇了？

他喜欢出其不意，说难听点叫“突袭”，不管做事还是用人。比如查房时，是不是你的病人，他都要问你好几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上大堤抗洪、毒气泄漏、异地转运病人……常常出其不意，被点了名的感到突然，当然任务完成的结果和效果也是出其不意的好，几番下来，已经让大家在出其不意中，养成了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的作风。呼吸科自打诸葛云天接手后这些年，不知立了多少个集体三等功，还被评为先进党支部、优秀科室……

虽然荣誉只是一个符号，说明不了什么，但在呼吸科这个以诸葛云天为核心的集体中，你会深刻感到作为其中一分子的荣誉感，你愿意去维护它，珍惜它，融入它。

老诸葛的兵们，就是在一次又一次执行各种大小任务的过程中，熟悉和了解他们主任的。你会说，他这个科主任有些霸气，没错！领导没几分霸气震得住人吗？想当个好领导，不但要有技术含量，更多的时候是要讲求个人魅力的。魅力不拘一格，尤其是领导人的魅力，它可以让人凝聚在你的周围，可以感召部下，可以让属下为你披肝沥胆，这在哪个朝代、哪个国家、哪种社会制度下，都是如此。在呼吸科这么个方寸地盘上，诸葛云天用他的医术、他的医德、他拍桌子的力度和他为病人轻弹的眼泪证明了，他就有这样的魅力，挡都挡不住。

所以，在呼吸科干活儿，你可千万别不上路子，跟不上节奏，学着点儿，诸葛云天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听他的就行，天塌下来有诸葛云天顶着呢。

就说我师傅徐平吧，谁的玩笑他不敢开？院首长都经常是他段子里的主角儿，可唯独对诸葛云天，他没那个胆，挨批时，也就跟我嘟嘟哝哝地发几句牢骚。打心眼里，我知道，徐平和我一样，对诸葛云天，就一个字：服！用我师傅的话说：“人哪，要以德服人，我对老诸葛的佩服那可是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啊，不管是什么病，只要咱老诸葛摇了头，那真就是判了死

缓了，到哪儿也没治了。”

很多时候，诸葛云天不只像个医生，更像个教育家，不不，公司董事长，也不对，部队的连排长？形容得都对，又都不对，能准确地给诸葛云天定位，就不会有人说他奇了。

现在，离下班时间还有一分多钟，这一分多钟的时间里，诸葛云天看了不下十回表，现在就等一个人了。徐平十几年如一日地保持着八点准时上班的习惯，除非真有人迟到，否则他永远是最后一个进门的。我师傅是特有性格的一个人，别看这位每天来得最晚，可点儿还卡得刚刚好。这不，他不慌不忙地穿着白大褂进来了，他一坐下你就马上低头看表，整八点，绝对一分不差。徐平就说自己是瑞士钟表的机芯，精准到你随时随地问他时间，他回答你的前后误差，绝对不超过三十秒，就像做人做事一样，我师傅他也有自己的思维定势，喜欢卡着点儿来，喜欢打擦边球，亦正亦邪，遇虚则虚，遇实则实。对他好的人他知道，能热乎乎地把心都掏出来，要是跟他耍心眼使绊儿，那你可绕不过他。想找他茬是不？他只要一张嘴，那黑的就是白的，理儿全在他那边了。

戴护士长就死活看不上徐平，年底评功受奖，她不同意，捏着自己手里那一票，就是不投给徐平。诸葛云天让戴护士长说说，徐医生到底有什么毛病没资格评嘉奖，戴护士长想了半天，也说不出他到底毛病在哪儿。

人的感觉有时候挺奇怪的，你不喜欢的人，对方基本上没有喜欢你的可能。

徐平带了我五年，我了解我这个师傅，他不是挑不出毛病来，人都有软肋，徐平的软肋就是看人太绝对。比方说，他看上的人就没一点儿毛病，他看不上的人一无是处。

不说了，九点到了，诸葛云天要发言了。

“交班吧。”

值班护士和医生用了十分钟时间，把病房的情况例行程序地做了个汇报。

“交班完毕。”

“好。同志们，大家可能都听说了。”诸葛云天顿了一下，语速明显比平时慢了许多，似乎还在思考着下一句话，到底应该怎么说是能压住阵脚。



“前些天有传言，说是广州出现了一种‘怪病’，为了统一思想，让大家了解情况，我现在正式把收到的消息发布给大家，经证实，是有种呼吸道传染病，目前已经由广州开始蔓延，传播的速度很快，传染性强，患者的死亡率很高。”

坐在我旁边的几个实习生，连呼吸都变得短而急促了。

“这是一种由变异的冠状病毒所致的烈性传染病，所以还有一点，我觉得必须告诉大家，在感染的病人里，经证实，大部分是咱们医务工作者。”

今天的早交班会上，静得出奇，连戴护士长咳嗽了那么一声，都显得异常刺耳。坐在我斜对面的主管护师严薇，一贯的微笑僵在了脸上，透过她精致的妆容，我仍能感觉到她的脸，随着诸葛云天的“经证实”由红转白，又由白转红，红彤彤的，一直到早交班结束，都没有褪尽。

“广州是个人群密集且流动人口较多的地方，由于没有及时切断传染源，造成了疾病的向外扩散，经证实，这个叫‘SARS’的非典型肺炎，已经在北京出现了，也就是说，我们呼吸科现在就是雷区。”

一连三个“经证实”，从诸葛云天的嘴里说出来，算是得到了最后的证实。看来，先前听到的传言不是空穴来风，火山终于喷出了滚烫的岩浆。

我在想什么呢？发愣吗？有点懵，是害怕？心如死灰的人不知道什么叫怕，连日来像个纸人似的整天无精打采着，这算不算刺激？好啊，SARS？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来吧，你放马过来吧！

“同志们，为什么我要先讲这其中的厉害性呢，作为军队医务工作者，我们对这个事件要有高度的敏感性。驻京的军队医院，除了承担全部体系单位的医疗任务外，保卫首都人民的生命安全也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不管外面风声雨声有多大，我们每个人要秉承一贯的作风，忙而不乱，心中有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要赶在院里交我们下任务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科里条件有限，卫生消毒设施赶不上传染科那一套，可现在消毒隔离要求比传染科的标准还要高，这就很麻烦。一定要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控制好每个发热病人。戴护士长，你负责抓落实，把昨天总结归纳好的注意事项，组织大家轮番学习一下，一个都不能少。徐医生、小汪你们几个不都是战备医疗队的吗？都动起来，把你们平时练的用上。”

戴护士长点点头，接着诸葛云天的话往下说：“SARS病毒不光通过呼